

蘇聯短篇小說選

未知的土地



劉錦濤譯

神州國光社

蘇聯短篇小說

未知的土地

劉錦濤譯

神州國光社

序

這集子裏面，包括着五個短篇：其中三篇，N. 葉密良諾瓦底故鄉，E. 伏洛波夫底傷感的華爾滋和E. 寶隆尼那底夢想着英雄的孩子，是從一九五〇年五月號蘇聯文藝裏面選譯的；另外二篇，A. 剛察爾底隣人和施慕良底未知的土地，則選譯自該誌一月號。

這幾個短篇，雖則從不同的角度，去描寫衛國戰後的蘇聯，可是，却有一個共同的，而且強有力的主題把它們聯繫着。那便是對於人類幸福的獻身的努力，和人類相互間的沒有邊界的愛。正如隣人的主人公安尼森·亞德莫維支看見他底勁敵嘉珊速克所主持的特泥浦列爾斯坦農莊在燃燒着的時候，「他突然覺得一種有力的需要，便是去保衛這塊土地。那時候，他是整個草原的保護者了，是整個草原的主人了，從這邊到那邊。」

同時，裏面也在顯示着現階段的蘇聯文學，比之戰爭當時，又已進一步——從歌頌戰場上的英雄，進到歌頌工廠裏，麥田上，礦山中和其他一切建設部門的英雄和煌輝的事業了。

目次

未知的土地·····	施慕良·····一
夢想着英雄事業的孩子·····	寶隆尼那·····二八
鄰人們·····	剛察爾·····五二
傷感的華爾滋·····	伏洛波夫·····七四
故鄉·····	葉密良諾瓦·····九七

未知的土地

A. 施慕良

火車在車站停留僅僅兩分鐘。除德密特里外，沒有一個別的乘客在這兒下車。

在火車站後面，那森林底邊緣，可以看到一排木蓋的小房子。當火車開行之後，德密特里看見鐵軌底那一面，是個大湖，而在湖後，便是遙遠的青山了。天空是一片淡灰色，只在北方添上了一抹雲彩。像在地平線之外，彷彿有什麼巨人躺在那兒，不絕抽着他底煙斗，將自己包裹在濃黑的煙裏。

德密特里輕輕挽起了他那塞得緊滿的背袋，將兩條吊帶套在左肩上，便走進車站。那屋子，要不是廊廡屋頂上面，掛着「士蒲拉夫那耶車站」招牌，是很容易被認為一所住宅的。

站長底助理員告知德密特里，有一輛運貨汽車正要開往國營農場去。真是運氣極了。據他所知道，國營農場距離火車站是不到十一公里的。

當德密特里出現在一個向着車站的小廣場時，汽車已經開行了。他在後面追趕着，把他底旅行袋從車旁丟上去之後，便攀住汽車後面，跳上車廂去。這使他立刻想起在前線的日子

了。大概因為戰後他還沒有機會這樣旅行過吧。他想起有次出了醫院，回中隊去時，利用車子，在通行管理處停車的當兒，也像這次一樣把他底背袋丟進汽車裏去，而且汽車裏面，什麼人還助他一把……

這次幫助他的却是女孩子們。她們兩個都長着美麗的頭髮，和玫瑰色的膚色。一個年紀稍大了些，臉上的顏色顯得更濃艷；而別的一個呢，全臉都泛着桃紅。兩人穿的衣服，都是相似的印花棉布。德密特里探知她們都在國營牛乳棚工作。她們已將牛乳送來車站，現在正在回家的途中。

「你到我們那兒去呢，還是上探險團去的？」其中一個女孩子問道。

「上探險團去的。」

女孩子們帶笑私語起來了。接着那個臉孔泛着桃紅的女孩，她底面色更加濃艷了，問道：

「你跳舞麼？」

「對不起，我還沒有學過呢。」

「得啦！你是探險團裏第九個男子了，可是你們裏面只有兩個會跳舞的。」

車子駛過了森林，於是沿着河岸，經過了一座鋸木工場。河在這段非常廣闊，可是幾乎看不見一些水面。河面給漂浮着的水材蓋住了——那浸濕的木段，是褐色的。

他們越過了山谷，駛過一條陳舊而動搖的小橋。汽車像人緩步走過一塊狹小而震動的薄板似的，謹慎地減低速率，接着又集中全力開得很快了。

女孩子中的一個睡着了，頭枕在她朋友底膝上。只看一眼那睡着的女孩，德密特里便記起已是深夜了。他底手錶指示着二點五分，可是天還亮着。

「我想探險團裏的人，全都睡着了，我準是叫不醒什麼人來，」德密特里想着。「我要在車站過夜了。」

走到岔路時，一個女孩迅速朝着駕駛員車廂，開始在上面敲着，並不理會她朋友在朦朧中的抗議。

「停一停罷，特羅沙，我們底乘客要在這兒下車了，」當汽車停下來時，她告訴那個駕駛員說。

她於是轉過來，朝着德密特里解釋道：

「我們朝右，上牛乳棚去，你得一直往前走。不過三百公尺光景，馬上可以找到探險團了。他們是在左面開頭兩幢房子裏邊的，在房子中央，你會看見一座天幕。」

德密特里跳下車來，謝了她，便大踏步往那已不遠的村莊走去。

事實上，探險團裏還沒有一個人想去睡覺，一個長着微紅鬍子的高大精壯的伙計，在廡廊旁邊修理馬達零件。他並沒有抬起頭來答復德密特里底招呼。問他探險團在什麼地方，只默默地往門口做個手勢。

德密特里走了進去，一個女孩站在燒飯的鐵籠旁邊，拿着海軍刀子，從一段乾短木上削木片子。

「晚安，」德密特里說道。

「晚安，」女孩子答道，把刀子放下，伸出手來。「我是黎里亞。你是格里西金，是不是？」

「是的。」

「我們接到大本營打來的無線電報了，他們正在等待你呢。放下旅行袋吧，請坐。」

「我想先去見見團長，我必須報到的。」

「團長坐飛機出去了，他一兒便回來的。請坐，你有充分的時間去報到。」

黎里亞便給德密特里解釋探險團裏，為什麼定下這樣的工作時間。因為晚間沒有上昇氣流，使飛機發生動搖，飛行員能夠保持直線和平衡的高度。至於光線，也很足夠幾乎跟白天那麼好，並且沒有日間使觀察發生困難的影子。簡單地說，安特烈·納氏托羅維支·高爾遜，那個探險團團長，覺得在北緯地區，夏季的情況下，晚上飛行是更有效果的。探險團其他團員，便照此安排他們底工作時間。

「我聽見他們在回來了，」黎里亞突然停止她底說明，開始趕快生着爐中的火來。

飛機在屋頂上吼號着，轉到機場去了，那兒離開村子不到一公里。十分鐘後，探險團長和飛行員乘着汽車回來了。

高爾遜是上了年紀的人，高瘦，遲鈍而疲憊，站在旁邊的是個快樂活潑，黑頭髮的飛行員。

「是格里哲金同志嗎？」高爾遜問道。

「是。」

「晚飯好了麼？」高爾遜問黎里亞，他並不掉過頭去——他在看着德密特里遞給他的

公文。

「你說的是早飯麼？」黎里亞逗着笑眼道：「預備好了！」

「好得很，我們一面吃炒蛋，一面撥天。跟我們一起坐下來罷，格里哲金同志。」

黎里亞從灶上拿下來的炒蛋，在油燙燙的鐵鍋中吱吱響着，發出一種可口的香味，使德密特申樂意接受了這個邀請。他們靜悄悄地吃了一會，於是高爾遜問道：

「你有意跟地上人員一起工作麼？他們底基地是設立在更南的地區的。他們正需要着人手。」

「我已歸你指揮的了。」

「我知道，我已看過公文了，格里哲金同志。可是我要坦白告訴你——過去這兒不會有過見習生的。那是大本營不會跟我爲難的一件事。你知道，我們底計劃是很嚴密的，我們爲自己籌劃一切工作。我們底工作，像地上人員一樣，是每天計劃的，但是，他們常常能夠步行移轉，而我們便給氣候綁住了。假使氣候作祟，便將怎辦？拉蒂亞尼同志。」——高爾遜將頭向着飛行員一側——「便不能不中止工作，放一天假了。那便是說，當氣候許可時，我們必需彌補這

個損失，拿工作來換取時間。」

「工作嚇唬不了我。」

「我並不是拿它來嚇唬你。我只說明我為什麼請求大本營不派見習生到這兒來。這兒沒有人照顧他們，也沒有時間做這工作。」

「團長同志，我……」

「安特烈·納氏托羅維支。」

「安特烈·納氏托羅維支同志，我決不做你底負累。這是我底實驗證書，所以我……」

「所以就糟透。儘管吃罷，別把刀又放下來。我便前也做過考領證書的課業。在這樣一個情形之下，你所考慮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底題目，一點也不會顧到探險團的工作。」

「事實上我底課業題目却是……」

「對不起，你要牛乳呢還是要茶？」

「謝謝，都不要。」

「那麼請便了。我在天亮之前，還要飛行一次呢，格里哲金同志。至於你底論文，我們往後

附論罷——在別的時候，天氣不好的時候。」

他喝了杯裏的牛乳，從桌子旁邊站了起來。

「黎里亞，帶這位同志到潘拉斯戈夫耶·德娜采夫娜那兒去，叫她給他一個睡眠袋子。以後教他上天幕，馬流特金同志那兒……而你呢，格里哲金同志，再三想想我所說的地上工作人員的事罷。也許你以為，顧名思義，我們這兒大家都該常常飛到雲端上去？我必需告訴你，你錯誤了。我們只有一架飛機，一切空中觀察，常由我自己担任。探險團其他的人，只是研究和整理資料，進行地上的檢驗工作。因此你必需步行，費了很大的勁，才做一點點工作。」

「我是派到你這兒來的，團長同志。當然，你可以用無線電報跟大本營聯絡，約好將我調到別的探險團去。可是……」

「現在不要緊，就留在這兒罷，你且充任蒐集助理員。」

高爾遜看了看他底錶，加上了這麼一句，便對飛行員說：

「喝了你底茶吧，喬治·華克湯戈維支。現在是時候了……」

當他脫掉衣服，爬入睡眠袋時，德密特里回憶起去年夏天在卡馬河上游他所供職的探

險國事。他們那兒，像一個友愛的家庭似的過活。那兒也有很多工作，可是他們抱着一顆快愉的心，迅速完成了它。他在那兒權到的信件，都是留交的，上面都是寫着：「索力·甘斯克郵局留交M·P·普洛科羅夫，轉交德密特里。」探險團其他團員，也是以同樣的方法，接到他們底書信。這事顯然爲了便利而做的，因爲探險團團長密凱爾·彼特羅維支·普洛科羅夫比較其他各人上城裏去勤得多。同時，也正強調他真是一個友愛家庭底家長。真的，那個郵局女辦事員，每次當她將一批信件遞給他時，都常說道：「你有一個多麼快樂的家庭呀，普洛科羅夫同志！我羨慕你……」

「是的，」德密特里想着：「這兒，事情便全走着不同的路線了。我猜想你這兒不能寫着『A·N·高爾遜轉交德密特里』吧。」

德密特里將睡眠袋拉到下巴，扣上紐扣，舒服地躺着，一會便像平時一樣甜睡了。他無論在母親親手打成的羽毛牀墊子上，在學生宿舍裏的硬板牀上，或在剛從似人手中搶奪回來的野地上，把士兵用的大衣，權當毯子，他一樣睡得那麼甜的。

德密特里底疑慮已被證明全無根據的了。在探險團裏，事情底進行一點也不壞，計劃完全實現，團員也全是非常可愛的人。

在開始二十四小時內，對於黎里亞的觀察，德密特里改變了三次意見。

最初，當他見她站在竈旁時，他認定她是地質調查家僱來料理家務的一個本地女子。這種付測，也給她穿着牛乳棚女孩一樣的朴素衣服，那種學實所支持着——她們大概同一時候在本地商店裏購買的。當黎里亞發揮着業務的真知識，開始給他說明夜間飛行對地質觀察的優點時，德密特里認定她是個學地質學的學生。早上他才探知她從小住在這兒附近，而且從車站和他同車而來的女孩子中，有一個是她底姊妹。到了日間，德密特里看見黎里亞坐在工作室寫字桌旁，傾聽高級地質調查員李倫斯基教她怎樣將圖表資料，寫到複寫紙上去，他給怔住了。

間晚，天幕裏的伙伴，那個紅鬍子的技工馬流挺——因他身材高大，所以渾名叫做馬流挺金的——告訴德密特里，說黎里亞去年已在探險團供職了，並說她那年春天在城裏高等學校畢業後，便把文件送到鎮山專門學校去。而且當她在高等學校成績優異地畢業時，她

就覺得她已等於登錄了——一個地質學的學生了。他第一個印象跟第二個同樣正確，雖則初時它們像是正相反對的。

德密特里被派在高級地質調查員金那狄·密凱羅維支·季倫斯基底下工作。他在三年前畢業於專門學校，第一次擔任高級地質調查員底任務。他穿着一件樣式相當華美，而奢侈地裝着拉鍊的登山外套。他底鑲着鍍金馬蹄鐵的高統靴子，把他全副旅行裝束湊夠了。每星期六他上國營農場俱樂部跳舞。在這樣的場合，他底同伴便是那個飛行員喬治·拉蒂亞尼。飛行員人緣很好，除了團長之外，大家都簡單叫他喬治。

季倫斯基對於工作並沒有很熱烈的興趣。「跑到這兒來，」他一次告訴德密特里：「對於浪漫的北方，我原有各種各樣的觀念，如飛行等等！可是誰說這兒有什麼他媽的浪漫事情！埋頭伏案，像個倒霉的書記。即使書記也不會工作得那麼長久，有天休息。」

他對這見習生雖然慫恿，並且願意將種種心得告訴他，但他却稍稍採取一種教訓的語調。至於這地質學者那對一吋厚的鞋底，對於這種工作，顯明是非常適合，而且是很有用處的。

但看着那對裝甲的吱吱作響的鞋底常常怎樣引起馬流挺底憤怒，在德密特里又是一種快樂的泉源。真的，那個技士爲了他所有的煩惱，包括汽車裏面馬達底麻煩在內，真有點兒想呵責它了。

德密特里跟探險團長底關係，還是陷於非常複雜的狀態中。後者仍在惱着大本營，給他派來一個見習生。

高爾遜是不知道德密特里曾經苦苦堅持要派他到這探險團來的，更不知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堅持。事實上，德密特里還在列寧格勒的時候，就在「地質學」雜誌上看過高爾遜底論文，而且部份受到那些論文底影響，便選擇了「地質調查的空中觀察法」來做他畢業論文底主題。可能地，假使德密特里將這事實告訴團長，後者也許會立刻改變他底態度。可是，因爲他所受到的接待既是非常不友誼的，他也寧願不說了。

德密特里持有一種鑑別他人的稀有能力，不管他人對他的態度是怎樣的。他早已喜歡高爾遜，喜歡他灌注到工作裏的熱情，和他熱心感化他人的才能。

一天，當德密特里坐着，埋頭細看地圖的時候，他不意聽到探險團團長和國營農場經理

之間的一段談話：

「你能够想像麼？」高爾遜說，在農場經理坐着的廊下的踏級走上走下。「你能够從上面看見許許多多東西，都是你在地面看不到的，而且在地面教你想不通的事情，在上面都通通可以理解了！在這兒，有時你會看見樹木面看不見森林的，當你站在一條小小的山脊之前，推想着——啊，它像條什麼東西呀？可是從飛機上，你能够看見它整個外形和周圍的輪廓，而你會立刻認出這道小山山脊，是一條典型的礫堤，是冰河時代的湖底。」

「是個湖底？」農場經理問道，搔着頭。「我不大明白呀！假若是個湖底，那就該是一個凹地，或一塊窪地似的，而不是一座小山了。」

高爾遜突然想到跟他談天的不是一個地質學者了。

「你想，千萬年來，各種沖積土沈澱物，都被堆積到冰河時代的湖底來。當冰一旦溶化了——那堤岸是冰構成的，你知道——那些沖積土沈澱物就會見得比周圍的輪廓更高，於是它們便構成一條小山山脊了。這些小山便叫做礫堤。明白了麼？」

「啊，現在我明白了。」